

# 怎样把书读明白

——文本有规律，解读有思路

这里讲的话题，是语文学习的内容之一。学习语文，目标是在听、说、读、写几个方面都形成生活、学习、工作所需的能力。而讲“怎样把书读明白”是要解决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的问题。阅读能力是可以分解的，它的运作也是分层次的：认读—解读—统读—赏读，就是几个基本的层次。认读是最简单的运作，而统读、赏读又必须以解读为基础，所以解读是阅读中最重要的环节。解读，就是要把书读明白。但真要把明白却不那么容易。不要说中学生，就是现在的一些专家、教授，看看他们的著述，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也时有所见。

仅以大家最熟悉、语文教材通常要选用的文本为例。《论语》第一章，“人不知而不愠”是“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吗？如果这样就可以算是“君子”，那当一名君子也太容易了。《庄子》第一篇，那个高飞九万里而南翔的大鹏鸟，是作者歌颂的对象吗？果真如此，岂不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相矛盾？再说到唐宋诗词，在中国普及率最高的一首恐怕要数李白的《静夜思》了，但“思故乡”为什么要“低头”？还有杜甫的那首《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是在描绘一幅美丽的画面吗？这“千秋雪”如何能与“黄鹂”“白鹭”统一起来？

古诗文太古，有时读不明白在所难免。现代白话文呢？鲁迅的一篇《拿来主义》，作为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竟让许多人至今莫名其妙：为什么从“闭关主义”说起？举那所“大宅子”是什么意思？我们会看到各种



商务印书馆  
2024年2月第1版

“奇葩”的解读。统编教材选入了几首白话诗，像郭沫若的《站在地球边上放号》，雪莱的《致云雀》，网上流传着各路名人的解读，似乎也都没有怎么读懂。高考试卷的现代文，也时有读而“不明”的。2005年高考北京卷选用了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其结尾段说：“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命题者问：“文章在对那个看树影儿的孩子理想中结束。作者这样写想要表现什么？”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想表现的是：①母爱是普遍的；②母爱又是独特的。”从一篇叙事抒情的散文里超拔出这样“玄妙”的结论，令当年的考生几乎全军覆没。

列举上述种种，意在说明把书读

明白不容易。把书读明白，是一种能力，而任何能力的形成都不能不经过相当的实践，就这一层意义说，提倡多读没有错。但这里有一个话题范围问题。作为语文教师，把“多”字摆在第一位，就是失职了。如果仅仅为了让学生多读书，何必开语文课？又何必聘语文老师？在家里，甚至躺在床上，不是都可以“多”吗？再者，即使“多”起来，比如搞若干李白、杜甫的专题研究之类，或者带着学生万里游学足迹遍中华，就真的能把书读明白吗？历史上皓首穷经而终于一无所成的人不是个别，鲁迅的杂文《人生识字糊涂始》对多读而实际并不明白的读书人就有生动的描绘。

我的理解，之所以开语文课并聘任语文老师，一是解决根本问题，二是解决效率问题。所谓解决根本问题，就是要把学习引上科学之路——认识文本的规律，学会依文本之规律进行解读。走不上这样的路，读书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走对了是幸运，而走错了是绝不可免。所谓解决效率问题，一方面是让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走上正道，学会读书，终身受用，去读更多的书；另一方面是确保多数（不敢说全体）学习者都有所得，而不是只“成就”少数几个“精英”，拿少数几个学生的成绩向世人炫耀。此在“精”而不在“多”，在科学而不在混沌。

读书，一是书，一是读书的人。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读物、文本是客观存在，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有规律的，而这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我们说的科学之路，就是研究、认识文本的规律，并依照文本自身的规律去解读本

文。而只有掌握了文本自身规律的人才能真正把书读明白。

我在这本书里提出文本自身的三条基本规律以及遵循此规律而运行的思维路线。

关键信息引导律。一本书，一篇文章，是一个有机整体，并非所有词句、段落都是同等重要的，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分、宾主之分，作者最想让读者看到和把握的那些词语、段落就是重点，就是关键。抓住这些关键，依照这些关键的指引，就能准确地迅速地达到整体把握文本的目的。

文内诸因互解律。任何合格的文本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文本诸因素之间有一种既互相制约又互相阐发的关系。自觉依照此规律解读文本，就是“以文解文”的路线。

文外诸因互解律。任何文本都是作者的创作，而任何作者都必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因此，文本必然体现着作者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又必然蕴含着那个时代、那种环境所特有的某种影响。据此读书，就应该而且可以以事（与文本相关的事实）解文、以理（事理、文理）解文、以情（人之情感态度、事物之境况态势）解文。

认识这些规律，养成这样的解读思维习惯，就具有了文本解读的基础能力。这是超越文体特点、阅读所有文本都需要的能力，它是一种普适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再说“文化传承”“品味鉴赏”才是有意义的；企图跳过这种普适能力的训练而进行文化传承、品味鉴赏，必然流于形式，陷于空洞，最终伤害了文化本身，

□ 王俊鸣

也伤害了教师和学生。

语文教学改革，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进步当然有，但总的看，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课堂教学低效甚至无效的状况。其根源主要在于用宏大目标掩盖了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强调文体特征而忽视或跳过了基础能力的训练。

基础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这需要时间，而且需要训练——教师指导为训，学生实践为训。有了教师的训，学生的实践才不会是盲目的，其过程才是科学有效的训。学习者在实践过程中理解、接受了某种理论、概念，再以此指导实践，由自觉到自如，就形成了能力。没有科学的理论与概念，或者理论过于玄妙，概念过于笼统，学习者就真的只能靠“多读感悟”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真要把书读明白，除了科学的思路还必需必要的知识和中和平正的立场。没有基本的文字知识，就解决不了“人不知而不愠”之解读的错误；没有必要的语法知识，就可能把“海日生残夜”理解为“海日生出了残夜”；没有必要的修辞知识，就体会不出“绿肥红瘦”的妙处；没有必要的逻辑知识，就说不清楚《拿来主义》为什么从“闭关主义”说起；没有必要的文体知识，就过不了“床前明月光”到“举头望明月”这道坎；等等。这是常识，无庸赘言。所谓“立场”，就是强调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无视文本的客观存在，六经注我，把哈姆雷特硬说成贾宝玉。

（作者系特级教师，曾任教于北京二十中，本文系《文章读法》中作者自序，刊发时有删减）

## 阅读之路没有尽头

□ 王随军

从教8年，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语文教学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专业上的不足。

入职前3年，我阅读了许多文学史、文学理论、思想史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那时候我想，虽然那些学术著作与课堂教学没有直接联系，但经过这样的严肃阅读，我的知识结构会不断完善，自我的提升最终会转化为教学资源，从而反哺课堂。现在回过头来审视那三年的教学，发现虽然当时靠着热情和探索也颇得学生认可，但毕竟不够专业。

于是，从2019年起我开始进行专业阅读，有意识地向语文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2020年和2021年是我在专业阅读方面最狂热、最投入、提升最快的两年。当时我一边坚持阅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及时了解学科前沿研究动态，一边开始大量阅读语文学科教学领域内的典范性作品。在那段时间里，我对学科、课程、教材和教法有了相对深入系统的认识与思考。王荣生、崔允漷、李海林、荣维东等专家学者的研究给我揭开了笼罩在语文学科上的神秘面纱，也对我的教学理念产生了切实影响；钱梦龙、黄厚江、曹勇军、余党绪等一线教学名师的课堂教学案例让我看到了语文课堂教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也促使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尝试探索、作出改变。

8年前，我认为教学方法比教学内容更重要；我认为许多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只是在生产概念，对教学实践的指导性不强；我认为那么多人争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到底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还是两者的统一基本没什么意义。但经过最近几年的专业阅读，我有了新的看法：比如对语文教学来说，在课程内容和教学内容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什么一定比怎么教更重要；比如理论肯定是有用的，但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活动，中间还有一个观念转变阶段，指责理论不能拿来就用、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是对理论的苛责；再比如，讨论甚至激烈地争辩“语文是什么”也有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些是语文的本体性问题。我个人目前在学科教学和专业发展上能有一些进步，与这几年的专业阅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最后，我体会到专业阅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专业阅读才可以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一直以来，书籍陪伴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也让我看到了许多不经阅读就看不到的风景。

通过阅读，我一次又一次震撼地发现，那些学科领域内远比我优秀的前辈每一个都比我更努力。他们在专业发展上付出的努力，他们在个人成长中遭遇的种种困难，都让我意识到自己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比如，陈军老师在安徽宣城寒亭中学——一所条件简陋、环境恶劣的乡镇中学教书时，5年间所写的教材分析手稿摞起来竟然有两米多高；比如，李海林老师当年在湖南省华容县五中——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教书时，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开始，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图书馆读书写文章，长期专注固定的坐姿甚至影响到了他的颈椎和腰椎；再比如，王君老师在重庆綦江区东溪古镇的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时，不惧困难，敢闯敢拼，靠着持续不断的阅读输入，从川黔交界处大山里的一所小学校走到了清华园……这样的名师还有很多，他们都有从生活底层崛起的心力和勇气，了解这些优秀教师的成长历程，阅读他们的教学作品，总能给我源源不断的启发与鼓舞，也让我在懈怠时如清夜闻钟，猛然醒悟。

阅读之路没有尽头，成长之路也没有尽头。学校不仅是促进我们学业和专业发展的家园，也是见证我们每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地方。希望经由持续不断的阅读，每个人都能获得成长，都能看到更多绚丽的人生风光。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酒泉中学）

## 读创班级

### 种好班级“阅读树”

□ 刘晓琳

2015年，喜爱阅读、写作的我欣然加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问津书友会及其志愿服务团队。为成为有协助能力的阅读教师，工作之余我在线上、线下补充学习各种阅读课程。每有空闲，我总是穿梭在理论书籍与实践笔记之间，留下百万字的读书、实践笔记，还收获了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证书、心理咨询师证书，这些学习为我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积累与思考中，我看到阅读教育的广阔前景，也感受到阅读教育的严峻现实，因而更坚定地走上了阅读推广的道路。

8年来，我是这样行动的。

从自己做起，倾心打造“与萌娃共读共写共乐”的阅读教室，种植出一棵班级“阅读树”，即班级阅读形成体系，包括生活阅读、班级阅读、阅读课程化以及家庭阅读。

让学生在阅读中生活。安排学生每天读书半小时至1小时，并诵读一首诗词，每周点评反馈。每逢传统节日和节气来临，就安排读相关的书籍和诗文。班集体生日会每月一次，落实生日诵读课，全班诵读一首诗、教师自创一首诗送给“小寿星”。

开展班级阅读活动。“五书”成

系列，即听书，大声讲故事、轮流当朗读者、荐书人；聊书，读后交流、评书、人物点评等定期举行；说书，有计划地让一部分读书“领头雁”讲书，学生自主选择主题；演书，以读书小组为单位合作表演一场课本剧，学生自编、自编、自排；背书，经典诗文背诵展示，贯穿“词语串串香”、谜语竞猜、谚语和歇后语比赛等活动。

上好“四课”，做到课程化，即每日诵读课至少20分钟；整本书共读课按照导读、推进、读后交流的流程进行；吟诵课一周一节；写绘课每周进行日记擂台赛，小组轮流出黑板报，引导学生写现代诗和格律诗，学生接力写班级日志，班级设置习作展示区、手抄报展示区等。

为种好班级这棵“阅读树”，我摸索出实践策略“十招”，即测试阅读年

龄、制订阅读计划、定期回顾反思、固定阅读及活动时间、假期成长计划打卡、古诗词考级、阅读评价奖励机制、家校合力、师生反思活动、家长线下线上培训。

年年接手新班，每个班的学生都能养成阅读的习惯。第一次家长见面会、第一次班级群活动，我总是重点宣讲阅读的价值、意义和方法。在齐心协力“种树”中，一部分家长通过与孩子共读共写提升了陪伴质量，把一批批孩子引上阅读快车道。

班级“阅读树”的做法引起了学校领导和其他教师的关注。我想，一所70多个班级4000多名学生规模的大校，如果每个班都开展阅读，受益面多么可观。于是，我借助公开课与经验交流的机会，重点分享班级阅读做法。同时，我主动向学校提出广泛开展阅读的建议。

为了在学校可持续开展阅读，我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帮助学校引进公益图书角和图书室，分级为每个班配备60本经典图书；二是每年争取学校安排教师外出参加阅读专业培训。

在全区书香校园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阅读教育专业化引领成为众多学校的刚需。在书友会的协调下，由我牵头组成一个骨干固定的阅读导师团队。2017年，我向区教师培训中心提出建议，应该面向全区小学开办阅读专题培训班，得到了及时回应。于是，我开始带领一个团队承担起各期的讲授任务。

2019年，区教育局决定成立“新洲区教育局阅读推广服务中心”，我担任主任。我带领这支有热情、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团队到学校调研问诊、



学生在班级阅读活动中展示

把脉导向，为当地组织专题培训宣讲，有时利用晚上进行座谈交流。这支队伍的专业水平和奉献精神得到了一致好评。

此外，我们的服务还延伸扩展到社会。2017年，区委宣传部以关爱留守儿童为主题，在假期开办“问津小讲堂”引导学生阅读。我接下这个公益项目，自此隔周一次的阅读欣赏、文化讲座成了附近小学生的期待。

“余生只做阅读”的我，尽管趋近晚年，仍向光而行，朝气蓬勃。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第六小学）

## 与你共读

### 老贝波与“庖丁解牛”

□ 张羽轩

《毛毛》是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的作品，是与《格林童话》齐名的童话。它以奇幻的故事直指对时间与生命的思考。

故事中最早让我心动的不是主人翁毛毛，而是清洁夫贝波，一个“庖丁解牛”般的扫地僧。

在《毛毛》中，清洁夫贝波是第一个出场、毛毛“特别要好的朋友”。老贝波热爱自己的工作，甚至在工作中找到了独有的氛围和节奏。他的心一直安在当下，无论他在扫还是在停，心只在这一刻，并不因未完成的任务而焦虑。老贝波把黎明的阳光、春日的颜色、风吹过的花香、落叶踩上去咔嚓的破碎声……都扫到了街道的每一点“干净”中，也扫到了自己的心里。

一如“庖丁解牛”，将商汤的舞蹈、尧的乐曲节奏都融入自己解牛的动作、节拍和音律，平凡的工作就成了美妙的艺术创造。

我们的工作也应专注当下，编织

美好。多彩绘本、经典诗歌、伟大童话、朗诵与表达、探索与好奇……让知识在课堂上活起来，在孩子的生命里活起来。正如惠特曼在《有一个孩子向前走》中想要告诉我们的，将美好的事物编织到课堂、编织到孩子的生命中去吧。教师、学生、课堂相互编织，就成了一幅不分彼此的艺术织锦。

老贝波的工作艺术，并非一蹴而就的。一开始，他也焦虑不安：“有时候，我看着前面那条很长很长的街道，会觉得那条路长得可怕，于是心里就想，这条路一辈子也扫不完啊！”这样的焦虑，多么耳熟啊！到底

是庞大的工作量还是因为对“看不到头”的揣度让我们如此焦虑呢？

疲惫，不仅是身体状态，更是一种心灵状态。就像庖丁还未成就技艺之前，手中的刀总会摧折钝钝，需要更替。精进，就成了必须。

所幸，老贝波找到了精进之道：“只想下一步”，只全身心投入下一件事情中。更重要的是“感到愉悦”。愉悦、热爱，全身心投入。

我们的工作也应专注当下、沉浸愉悦。忘记千头万绪，走进课堂，满怀热爱。我们在工作中与世界交往，在“读写思研”中切磋琢磨，就成了更

好的自己。正如《教学勇气》想要告诉我们的，最终形成自我认知与风格的统一，正是我们工作精进所在。

在老贝波身上，我们得以窥见“以技近道”的生命状态——通过某种具体工作或者事务的训练达到舒展、自由、游刃有余的生命状态，领悟“道”、贴近“道”、行在“道”中。

这也正是“庖丁解牛”的真谛。如果方法是刀，事是牛，一件事很顺遂时，就是正中骨节的时候；而发出声音、卡涩的地方，就是我们日常中不顺遂处、情绪波澜处、认知冲突处。这时，我们的刀刃需要重新寻找

切人的节点。

我不由扪心自问：我能如是工作，如是精进吗？

家校沟通中，遇到情绪激动的家长，会不会是我语言的“刀刀”没有解开他的疑团？怎样更好地找到对方的焦点所在？

教学过程中，学生偶尔沉闷走神，会不会是我课堂的“刀刀”没有切中他的所需？如何打磨教学，更精准地在课堂中形成交集点？如何帮助孩子从原有认知上探索新的疆域？

思维是如何变化的，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是什么样的……世界的“肯綮”在眼前展开，我仿佛看到了一条坦荡的大道。

合上书，此时老贝波与庖丁的形象成为我目光所向的野望。如是工作，即是艺术，是修行，是修心。我心坚定，再无转移。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读来湾小学）